

《清史稿·乐志》研究

温显贵 著

崇文书局



本书以《清史稿·乐志》为研究对象，以其为切入点，探讨清代宫廷音乐的内容及其建设过程。涉及宫廷音乐的种类、礼乐机构的设置、乐器、乐舞及时代变迁对礼乐的影响等等，从而揭示出清代礼乐制度的特质。



崇文学术文库

《清史稿·樂志》研究

朱祖延題

釋文

温显贵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稿·乐志》研究/温显贵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8.4

ISBN 978-7-5403-1331-9

I . 清… II . 温… III . ①音乐史—研究—中国—清代
②清史稿·乐志—研究 IV . J6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0308 号

责任编辑: 陈华国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50 元

序

王小盾

我们通常说的“学者”，其实是一个面对记录而进行活动的人群。在这个群体当中，尽管有一部分人也参与记录，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书斋里，仅仅针对现有的记录写下自己的理解。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便是依赖现有记录而生存的。其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人，能够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本质和局限，因而重视记录的品质，会竭尽全力去寻找最原始的记录。但这种人其实很少。大多数研究者总是因为某种惰性，习惯陶醉于最容易得到的，因而不免包含了许多错误的记录。

正因为这样，人们的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取决于前人遗留下来的记录。比如我们说的“历史”，其实只是被记录的历史。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千年中，“记录”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被认为是一种权力，主要由那些直接为王室服务的人员担任。所以，我们面对的历史，便只能是关于人们以往生活的片面的描写。同样，学者们的活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们只可能去寻找最好的记录，而不能超越现有记录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若要获得真知，便只有尊重记录，通过提升记录的品质而提升自己的认识。总之，所谓“学者”，其实是一群戴着镣铐的舞者。他们的舞技，不过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局限性的认识和利用。

从这个角度看《二十五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两面的认识。

一方面，这是一宗局限性甚大的史料。它们原则上是一批官方的记录，往往由王室组织人员来撰写，主要利用王室所收藏的资料写成。它们所呈现的，只是一部围绕王室活动——所谓“国家大事”——而展开的历史。普通民众的活动，总是缘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同国家大事相勾连，才可能得到记录而进入历史叙述。比如遍布山野市井的“歌谣”，便只有很少一部分出现在《二十五史》的《五行志》当中，作为关于国家兴衰吉凶的命运预兆而获得记载。显而易见，依据这些歌谣而得出的认识，必定同历史上民众歌谣的真相相去遥远。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二十五种历史著作却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权威性，体例整饬，代代相续，仍然可以视为关于中国文化的最珍贵的记录。即使其中所记的歌谣，亦有不可忽视的宝贵价值。因为它们毕竟对每一时代民众歌吟之面貌作了反映；目前，没有任何文献可以代替这批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五史》当中，有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历史文本。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所载的 16 种乐志和 8 种律志。它们的学术价值也可以从上述两方面来认定。一方面，它们是围绕宫廷音乐而展开的一种历史叙述。它们的主要意义，是呈现了一部礼乐制度的历史，或曰音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其价值偏重在乐律学、制度史研究上。另一方面，它们是关于中国音乐史全局的核心史料。正如丘琼荪先生《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序》中所说：“有意于了解历代音乐概况者，有志于研究我国音乐史、乐律史、乐制、乐器、乐调、民族音乐、域外音乐，乃至歌曲、舞蹈、戏剧、散乐、曲艺等等之兴亡隆替及其衍变流转情形者，请先于历代《乐志》、《律志》中求之。本书之作，乃欲为之梯航。”就是说，这是一批内容丰富而自成系统的音乐史料；不管从哪一个角

度考察中国传统音乐，都能从中找到基本的历史线索。尽管宫廷以外的音乐未进入叙述的主流，但这一以“乐志”为名的历史文本系列，却毕竟对宫廷音乐与民众音乐相交流的状况作了反映。

大概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音乐研究者们有过一个共识：《二十五史》乐志是一批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基础史料。应当整理它，通过提升其品质进而全面提升中国音乐史研究。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同时也为了培养一支以“音乐文献学”为专业方向的学术队伍，我们继丘琼荪先生之后，对《隋书》以后的十史乐志、律志进行了校释。其成果，一方面表现为五卷本《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研究著作。后者就是李方元、王福利、孙晓晖、温显贵四位博士的学位论文。其中孙晓晖《两唐书乐志研究》的特色是富于问题意识。她注意发掘有价值的学术方向，因而从两唐书乐志的史料来源、唐代礼乐制度的结构和演变等方面，对唐代宫廷音乐作了富有新意的探讨。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的特色是重视音乐文献学的本体视角。他注意对历史文本作形式考察，因而采用典籍比较的方法，深刻阐明了正史乐志的编纂传统和《宋史·乐志》的文献学背景与渊源。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的特色则是视野广阔。他综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以文史哲相汇通、书面资料与考古发现相参证的方法，对辽、金、元三朝宫廷音乐系统及其文化特质进行了科学论述。这三部著作，已经编入中国音乐学博士学位论文丛书，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付梓刊行。

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得知，温显贵博士的《〈清史稿·乐志〉研究》也要出版了。这意味着，以上这个正史乐志研究的系列，将增加一个特色品种，因而呈现比较完满的面目。温显贵的优点是进行过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系统学习和训练，有比较扎实的考据学基本功。他的《〈清史稿·乐志〉研究》也有一个扎实的资料基础，即他结合文献学、音乐学、历史学相关知识所进行的《〈清史

稿·乐志》校释》。正因为这样，本书作出了以下学术贡献：

(一) 用丰富的史料作证据，还原了清代宫廷音乐的基本面貌，因而也以较规范的学术工作提高了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二) 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对若干重要的学术问题加以考辨，为认识清代宫廷音乐提供了可靠的史料资源。

(三) 从历史学角度，对清代宫廷礼乐制度的社会背景及音乐文化背景作出了客观分析，为认识清代礼乐建设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依据。

(四)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归纳，提出了清代宫廷礼乐发展三层次论，即继承前代旧制、创建新的体制、糅合满汉民族特色三阶段的理论，从而纠正了学术史上认为清代制度无创新的旧说。

这些贡献，显然是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的，至少对于正在进行的重修清史工程，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在本书之前，台湾学者陈万鼐曾著有《清史乐志之研究》一书，主要讨论清史《乐志》的纂修过程以及其中的乐律乐器问题。本书则有积薪之功：它不仅对《清史稿·乐志》纂修问题作了补充论证，不仅比较研究了《清史稿·乐志》和《清国史·乐志》的异同，考察了《清史稿·乐志》的史料来源，而且，它阐述了清代礼乐制度建设的背景、阶段、措施，并从典礼音乐、娱乐音乐、西洋音乐等方面，阐述了清代宫廷音乐的结构和分类。这样就给出了关于清代宫廷音乐的全景式的描写。尽管由于前文说到的历史学的特性，它未能讨论史官视野之外的山野乡村市井之乐；但它按照“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治学原则，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相信它将赢得读者的欢迎和尊敬，因为它正是那种尊重记录、努力提升记录的品质进而提升自己的认识的工作。

目 录

序	王小盾	(1)
绪 论		(1)
上编 《清史稿·乐志》及其相关诸问题		
第一章 《清史稿·乐志》的纂修		(7)
第一节 从《乐志拟例》看《清史稿·乐志》的纂修原则		(8)
第二节 《清史稿·乐志》纂修的稿本依据		(12)
第二章 《清史稿·乐志》和《清国史·乐志》比较研究		(23)
第一节 《清国史》的纂修		(23)
第二节 《清史稿·乐志》和《清国史·乐志》比较研究		(29)
第三章 《清史稿·乐志》的主要史料来源		(49)
第一节 《清史稿·乐志》纂修前相关音乐史料		(49)
第二节 《清史稿·乐志》之史料与《律吕正义》		(50)
第四章 《清史稿·乐志》内容分析		(81)
第一节 乐制		(82)
第二节 乐章		(100)
第三节 乐器		(114)
第四节 乐舞		(117)

下编 清代宫廷音乐状况及清代礼乐制度

第一章 清代宫廷中的典礼音乐	(147)
第一节 清代主要文献对清代宫廷音乐的类别划分	(149)
第二节 清代宫廷典礼音乐的四个种类	(156)
第三节 清代典礼音乐的承应	(181)
第二章 清代宫廷中的娱乐音乐	(187)
第一节 清代宫廷中娱乐音乐的种类	(187)
第二节 清代娱乐音乐兴盛的原因	(210)
第三节 清代宫廷娱乐音乐的主流——戏曲	(224)
第三章 清代宫廷中的西洋音乐	(255)
第一节 西洋乐器	(255)
第二节 西洋乐曲乐理和戏剧	(262)
第四章 清代礼乐制度建设的背景	(268)
第一节 社会历史背景	(268)
第二节 音乐文化背景	(276)
第五章 清代礼乐建设的重要时期	(286)
第一节 入关前的礼乐建设——清代宫廷礼乐的滥觞	(286)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礼乐建设——顺康雍乾四朝对明代礼乐制度的继承与重建	(291)
第六章 清代礼乐建设的重要措施	(332)

第一节 纂辑礼乐专书.....	(332)
第二节 创设调整礼乐机构.....	(344)
第三节 吸收四裔音乐.....	(388)
第七章 清人的礼乐观.....	(398)
第一节 雅乐观.....	(398)
第二节 礼仪观.....	(405)
第三节 戏曲观.....	(418)
结 语.....	(429)
参考文献.....	(443)
后记.....	(452)

绪 论

本书是“历代乐志律志研究”系列课题的一个部分，是以《清史稿·乐志》为研究对象，并由此展开对清代宫廷礼乐制度的研究。其中的“礼乐”，涵义本来十分丰富，但由于受本书研究对象的限制，在此只能指服务于各种礼仪活动的音乐。又由于这种音乐往往讲究声容仪节，没有一般音乐的随意性，因而常被称之为“雅乐”。有鉴于此，本书研究内容的两个层次就变得十分明显：其一是对《清史稿·乐志》进行的专书研究；其二是对与音乐相关的制度研究。

专书研究主要涉及《清史稿·乐志》的撰修、史料来源以及《乐志》内容本身分析等。有关《清史稿·乐志》的专门研究，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所做的成绩不多又不全面。专著只有台湾陈万鼐的《清史乐志之研究》。由于《清史稿》存在问题众多，因而自问世以后，纠谬文章见诸报端者不下二三百篇。^①台湾国防研究院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想抢在大陆对《清史稿》进行整理之前出版一部正规的“清史”，于是在客观条件并不充分具备的情况下于1961年首先出版了一套以“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发行的《清史》。它去掉了“稿”字，原本以为该史可成为定本清史，理所当然地挤进正史之列成为第二十六史，岂料，由于该史“虽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有所匡正，然于《清史稿》底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仓促成书，脱漏舛

^① 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讹，在所难免。”^① 所以，这套建立在对《清史稿》修修补补基础之上的《清史》，一经问世就几乎被视作废品——因为《清史稿》中的谬误阙失多半如旧，其最终不被看重自然是在所难免。

陈氏《清史乐志之研究》一书，即以这部《清史》为研究对象而撰成。“从《清史》编纂后记所缕举各册编纂详细情形细察，《乐志》编纂部分，并不曾删动一字，故应与《清史稿·乐志》完全相同。所不同者，是《清史·乐志》加句点。”^② 因而，陈氏《清史乐志之研究》一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是《清史稿·乐志》。所以，此书乃专门研究《清史稿·乐志》的第一部著作；厥功甚伟，意义非同一般。但其内容则偏重于对乐律的研究和阐释，而“乐志”所涉及的其他内容则未能探究。为了弥补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很有必要对《清史稿·乐志》其他内容进行研究，以便对《清史稿·乐志》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对此，本书所做的工作就是结合史料，对除“乐律”之外的乐制、乐章、乐器、乐舞诸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揭示出作为正史的“乐志”应如何处置诸方面内容的关系问题，从而为“重修清史”这一伟大工程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

制度研究则主要运用历史学的相关知识背景，对清代宫廷音乐即礼乐的内容、形态以及清代礼乐建设的背景、过程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地探讨。在进行这方面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出发点，尽量占有各相关史料，以便揭示清代礼乐制度的真实内涵，因而本书的史料较为丰富。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发现，《清史稿·乐志》的史料来源

^①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见《清史稿校注》卷首，转引自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陈万鼐《清史乐志之研究》第1章，页6，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1978年版。

极为单一，主要是节录或全录清代官方所编《律吕正义》正、续、后各编的现成文字，另外参考了其他一些相关文献排比综合而成，这些文献主要有《清国史·乐志》、《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续文献通考》等等。而后面诸种文献只是零星使用。如此过分依赖某一种文献，其所得出的“乐志”之“史”的内涵就会大为降低，相应的看法自然不会全面。如关于“乐章”撰定年代的界定，不少乐章在清代现成文献记载中出入很大，但《清史稿·乐志》面对这一复杂问题并未加以廓清，有不少仍沿用误说，无形中使整个《乐志》的质量为之下滑。

另外，通过研究还可以发现，有清一代的礼乐制度是在入关前后形成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制度”的大背景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主要是在承袭明代制度的基础上，揉进了满民族自身的一些旧有制度，从而形成了“满汉糅合”的主要特点。在建设的过程中，经过清代前期诸帝王的不懈努力，有不少地方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改进和变化，自身特点颇为突出。因此，传统学术界认定的清代制度只有承袭而无变化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将在书中进行论证。另外，礼乐制度也和其他制度一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种发展观及发展状况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展示同样可以一一得到证实。

总之，有清一代对明代制度的变化是明显的，这不仅有民族差异所致，也有时代变革的种种因素在起作用。在当时被迫臣服于满清但却一直追思故明的朝鲜李朝政权看来，明代的旧有制度只存于李朝一隅，而广大的中国已经“变而为胡”矣：

崇祯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三十年余，曷至今称之？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环东土数千里，划江而为国，独守先王之制度，是明明

室犹存于鸭水以东也。虽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肃清中原，以光复先王之旧，然皆能遵崇祯，以存中国也。^①

尽管这其中包含有排满和怀旧情绪，但制度的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礼乐的因时顺便也会被历史一一证实：

……清廷当全盛时，九天歌管，犹有雅音；嘉道而后，遂寂然无闻焉；乃至今日，风雅扫地，瓦釜雷鸣，虽日星河汉之文字，不惜弁髦弃之，矧选声定韵之末技，夫孰过而问者？

则章掖贱而琴书苦矣！^②

这些都将在文中逐步被揭示出来。

以下拟从《清史稿·乐志》的研究入手，并以其为切入点来揭示上述各方面的主要内涵。

以下拟从《清史稿·乐志》的研究入手，并以其为切入点来揭示上述各方面的主要内涵。

以下拟从《清史稿·乐志》的研究入手，并以其为切入点来揭示上述各方面的主要内涵。

以下拟从《清史稿·乐志》的研究入手，并以其为切入点来揭示上述各方面的主要内涵。

以下拟从《清史稿·乐志》的研究入手，并以其为切入点来揭示上述各方面的主要内涵。

① [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渡江录》，页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清·况周颐《餐樱庑随笔》，车吉心总主编《中华野史·清朝卷》，页5015，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上 编

《清史稿·乐志》

及其相关诸问题

第一章 《清史稿·乐志》 的纂修

《清史稿·乐志》共八卷，内容涉及乐制概况、乐律、乐章、乐器、乐舞等。

根据金梁《清史稿校刻记》^①可知，《清史稿·乐志》部分的撰稿人是张采田。

张采田（1874—1945），又名尔田，字孟劬，号遁堪，又号许村樵人，钱塘人。家以文学显世，代有撰述，称为清门。少以辞章擅名，深明乐历。居上海时，与王国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称“海上三子”。后从官直隶，光绪间为刑部主事，改官江苏试用知府。国变后，退居故里，专心著述。以著《史微》八卷，求证于群经诸子，穷原竟委，合异析同，推古作者之意，由是名显，并被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列为研究文史必读之书。其间，另曾参加编修《浙江通志》。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中国史和文学教授。最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社研究部工作。

张采田熟悉清代掌故和典章制度，是著名的清史专家。民国三年（1914）清史馆成立，他以纂修的身份被聘入清史馆，连张氏一起，清史馆的纂修共有 18 人，其他 17 人是邓邦述、章钰、王大钧、袁励准、万木端、陶葆廉、王式通、顾瑗、杨钟羲、简朝亮、何葆麟、陈曾则、夏曾佑、唐恩溥、袁克文、金兆丰。张

^① 《清史稿》后附，页 14737，中华书局，1976 年版。